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四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七 在朝藳七

元 虞集 撰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宫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

事朝廷賜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呼圖克㛮都哩默色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

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益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

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益嘗聞之工師之為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斵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為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令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為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

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葢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説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説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

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賛書乃
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
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
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吕氏與我
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曽孫曰起
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曽大父之志也
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
之所經歴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

之濯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顧規為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為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

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
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
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
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
之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
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
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趍乎道德性
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

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目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

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曰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

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為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叅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為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勑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

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玆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末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繕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

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
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
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
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
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
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
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
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

於人之食之而後至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三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閘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宋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

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黄氏柴君沓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為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

而嘆之為之言曰是其為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松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僂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庋之乎將姑為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

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益如此故竊以為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峩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為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勝瑞今為同

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宫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歳壬辰避兵來許許人以為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歴歴成誦其為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歳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隣里有喪

疾皆親捄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久懸大德甲辰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為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為廩餼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桼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

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墜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况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迺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

詩曰載除我宮我宮為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喤喤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醴有胾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兹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

感慨者之登盈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甃結堅緻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葢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虞日就圮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為赧然愧赩然慫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

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其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為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為之動揺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兹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為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為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歴為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

道剛氣自持頗為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恢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為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為即以為己任推而知其當為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為無疑矣

致慤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

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荏平梁君潤之為亭於其先塋之左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慤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為記葢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葢無所不致其思焉況其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企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為致慤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于朝矣於法君當

得封循而進焉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辨將能祭之以禮為其所得為麗牲有石尚能為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茌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

處而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盖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茍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曽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

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歳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

之孫葢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泰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

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髙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為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為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為懾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為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為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舊學為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

坐論道德治乎無為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迺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某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迺為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為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

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為

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斵必純澤構締必堅縝面勢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凊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孳孳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噭噭乎

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窮歟卻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謷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某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

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汎寘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

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為此好絶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顔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容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

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茍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斂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為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伐閲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攙

搶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將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為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為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啟南服獨先

受兵㸔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葢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為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令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

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為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為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

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歳饑有益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沂患水防隄善圯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衆顧瞻學宫迺牖迺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説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思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宕爲俗

令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揺刧持爲能視一秩滿尉何有此乃以終愛鬪不亦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昻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乃築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某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

記之某謹為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畨昜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儼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槩可見矣況又使其子為道家曾不以淡泊為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迺能即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

仕者以千萬計挐挐然進取是務旦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為而為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覲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為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富貴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

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為天爵乎千乘之國期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為之得劉正奉於黄冠師正奉先事青州杞道籙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爾尼格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絶藝凡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摶換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

是上兩賜宮女為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勑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為人造乇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為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願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勑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

果怳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為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為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恠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

其盛服立侍儼儼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瞿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者遽走廟中為之即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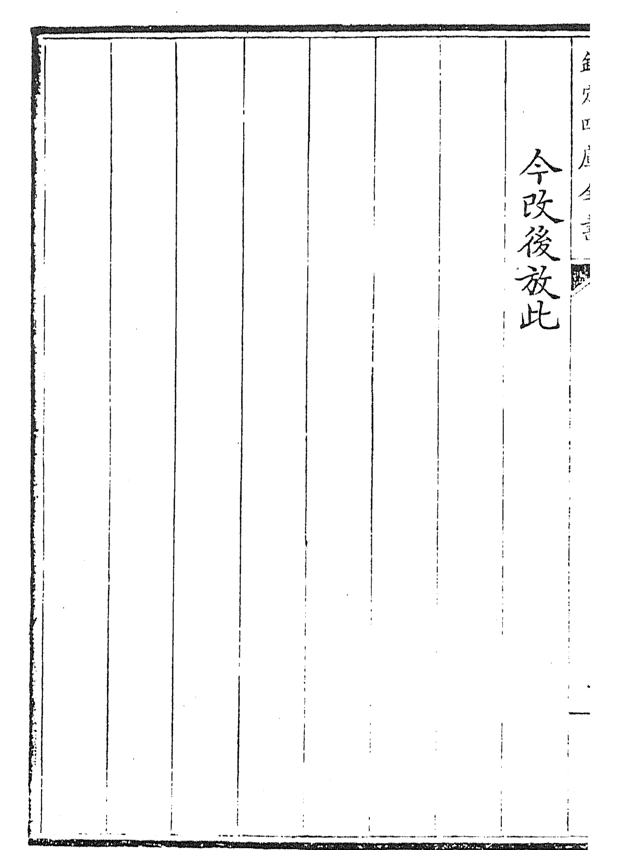
世所稱道令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録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絶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搨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著為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年

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縣之已而去其土縣帛儼然其象昔人嘗為之至正奉尤極好摶丸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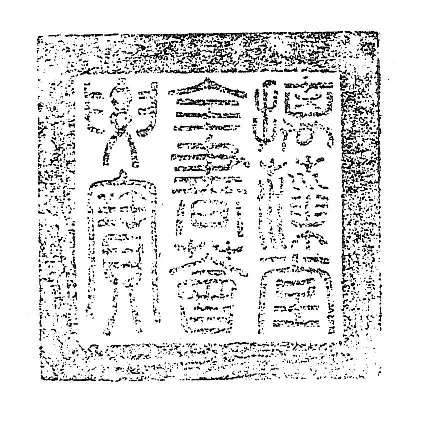
道園學古録卷七

謹案卷六第十六頁前三行富珠哩舊作孛术魯今改後放此　二十二頁前六行庫騰舊作濶端今改後放此　二十三頁後四行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實理今改　二十六頁前一行布延實哩舊作普顏實立今改　前四行額琳沁舊作亦憐真今改後放此　後三行雅爾瑞舊作雅朧蠻今改

卷七第二十四頁前六行阿爾尼格舊作阿尼哥



今改後放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八九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道園學古録卷八 在朝藁八

元 虞集 撰

新昌州重脩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歷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才曾淵

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為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别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元貞元年縣陞為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賀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甃廟前池架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庫

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户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眂諸學廩歲為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為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宫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墄唐甓廉繚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

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叅政維公嘗分敎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某乃

為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宫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安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

為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為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先儒之憂為憂而為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襃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

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
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益
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
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槩
之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
令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焚訓
導劉天桂直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共億趍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為難矣豈復有為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涖事不闓茸闒茸以取謬悠之譏則反

睢盱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為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鹽筴筦庫乃能從容為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為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為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强民素為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

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偽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輙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為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為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為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

之供以待汝脩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做於縣學則又為義倉以附其旁寛為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録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没於人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

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
與學者誦説之於是昔之顧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
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
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室
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
弟子門垣庖湢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歴二年二月八月
日成理侵没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率其僚吏諸
生舍菜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踵之閫

帥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三年俟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廼為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俟得先生所為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盎終身焉及其為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

超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以超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嗚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為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

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逵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為某官其為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殁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

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髙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絶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閩喜諸生獨能

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令國子博士質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質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質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烏

乎公為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為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顔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縣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户辟充教授因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内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為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為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

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為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為宫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蔵庖湢有所前為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為州直隷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

隷弋陽張君始為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為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為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税弗除也昔先大父殁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

父之為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觧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為教乎純仁曰葢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原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為與或以老莊為高使異端百家之説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

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已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録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已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絶功利

以私淑諸人葢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曽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𠈁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𡈽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説以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澌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

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為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

廟也後世始為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寖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為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茍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惟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徼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容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

俗為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

堂庫陋弗治久而益壊部使者宋公㬢嘗督縣令改作

辭以故逮錫哩布哈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

捐已俸以天歷已巳之歳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為堂

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朞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

典史周允着儒宋楊椿傅凞宋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

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錫哩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

來求文以記之令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

於為治而況教乎錫哩君之為邑知重學校於為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强名者人之為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有萬殊而大槩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

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為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為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戸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奥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

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錫哩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錫哩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盖伯時與蘇子瞻黄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

廣爲學之處錫哩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
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
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
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閒田與之
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
餼之充歉則係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

之力不力係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
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為廟
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為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
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
之所為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為學田從渥
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卜薩等又以如市鄉官田
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
為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

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帟之飾塈茨丹雘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蒙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已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强家者始復歸於學而嚚訟者搆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

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斁又來求文刻石以為記嗚呼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

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
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歷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
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
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
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已俸以率州士得錢五
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

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
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説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
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為之師
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
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拉固
爾岱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户絶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
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為深
督其教養脩完其宮墻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

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為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岱爾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廼為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

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已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以為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為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為國今為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説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

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為政於斯也孰肯為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户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為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滞乖違者而糾正

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闕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徙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從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為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為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廄外為門以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三十

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為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歴歴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為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子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為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膂之寄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

而常得人焉凡為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

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為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係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壥等來言於上官求文以頌運使扎薩克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扎薩克公之為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曰

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名之事毋敢至運司

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皂隸不得輙至倉所其負米於埧

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

不雜其出納也務為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

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

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

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

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

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扎薩克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況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巵諸

公之政乃得禁皁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為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扎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内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闕人令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令在任餘宜則别列于碑陰云

漳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為秦州防禦使歴四戎

司都統生子仲以儁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為大淵所害事聞憲宗悼焉名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為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兹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

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為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受詔脩皇朝經世大典輯録祖宗功德而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兹記告

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録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為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為可稱焉南宫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

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令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為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三十餘秋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

讀書脩行以久之可不尚乎是為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為廣一鄉為狹尚古為遠於今為近也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為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

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為志乎在昔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為部使者名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為勢利之所移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

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為僚也命為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

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胷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歛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黄河之流而尋瑶池之津其游逺矣予意其廣漠之為樂而無閫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為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説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鬚眉謖謖然游其都會

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内其父之北游也葢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壁也退焉里閭之近擇髙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姻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貽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户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子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為道斂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

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彦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為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彦達以聖天子潜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卒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為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果於

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寛閒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扃虛明應物無迹則埀紳正笏不動聲氣以厝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内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為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為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奬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撝於從容而山川

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彦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彦達為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為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

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恒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為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稀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

衆勇怯强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尚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葢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

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沖和而不至乎寂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蘭亭記

建安陳君若虛為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間兩得其所書晉人禊序者規為亭貯之公感其意題之

曰思蘭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望焉考亭雲谷吾朱子之几舄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蘆峯之屬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者有不徒在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晳之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耳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濵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

海庴矣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像其德容之盛如將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巳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襌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為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諸異乎俯短之感玩物

之為乎凡槩啓於予衷者如此并以為識陳君將典教閩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録卷八